

哈休的春天

周家琴

遗址，考古队员曾在那里陆续发现了埋藏在地下五千年的陶塑人面像、涂朱双孔石钺、穿孔凹背玉刀、陶小口尖底瓶等各类文物。遗址地处茶堡河北岸三级阶地之上，东西长约380米，南北宽约260米，总面积大约10万平方米。2006年3月，考古队开始在遗址中心北部的台地试掘，这一次试掘收获很大，让埋藏了几千年的石器、玉器、蚌器等文物重现天光，惊喜世人。

茶堡河从大藏乡的高处蜿蜒而下，流过哈休时突然安静下来。地势低平的河谷使河流变得温柔，清澈的河水滋润着哈休的农田，也滋养着哈休的村庄。

在哈休，沿河谷坐落着台地上的石头房子，它们周遭绵延成片的群石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画。那些用石头堆砌的藏式碉楼，也叫克莎民居。阿尔莫克莎民居博物馆就位于哈休村的桥头，桥头河边有一棵树龄上百岁的白杨，高大葱茏，要五个人才能将其环抱。村民为了保护这棵古树，还修建了围台，一年四季都有老人坐在围台上悠享时光。乡村振兴政策实施后，乡政府在这里修了观景台、休闲座椅、卫生间等设施，游人越来越多。

二

阳光明媚，阿尔莫克莎民居博物馆门前的青石板院坝被照耀得一尘不染。博物馆馆长叫三郎热单，这座老碉楼正是从他的曾祖父辈留传下来的。房子实际已有800多年历史，最早的主人是当地声名显赫的地主。这是哈休村最高大气派的建筑，共有七层，全是用木块和石块垒砌而成，没有一根铁钉和一点水泥。沧海桑田，如今，它高高地矗立在哈休的天空下，与周遭的现代建筑同呼吸共命运，散发熠熠光辉。

阿尔莫克莎民居博物馆一楼有两个房间，左边宽敞的屋子是农具展示馆，墙上挂有犁和铧、板锄、薅锄、条锄、镰刀、藤编背篓……右边的房间偏小，地上大大小小的箩筐簸箕里盛满了青稞、蜀葵籽和山核桃。

沿窄窄的独木梯爬上二楼，眼前的自然窗造型独特，呈漏斗状，通风透光，即便不开灯，屋内也并不昏暗。二楼房间摆满了各式老物件，屋子正中央的旧式小木柜上，摆放着一座阿尔莫克莎民居博物馆模型，十分引人注目。这个碉楼模型是三郎热单的舅舅亲手制作的，听说，他的舅舅是镇上有名的木匠，一双巧手做出了许多精美的家具用品。阿尔莫克莎民居模型是按照整个碉楼的格局样式缩小100倍制作的，不但样式毫无偏差，就连岁月留下的沧桑容颜也与现



实如出一辙。

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四层楼梯口左侧的这个小房间。房内大概只有3平方米，以红柳树枝和牛皮为墙，没有窗，只有一张类似产床的小小平台。这里是专门用于妇女生育的场所，人们叫它“小产房”。虽然狭小密闭，但在偏僻的大山区，它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却超越了人世众多富丽堂皇的建筑。它是人间最温暖、最令人充满期待的地方。在这个小产房里，英雄而伟大的母亲都会经历一生一死的考验。每当有孩子快要降临时，小产房外都会有众多僧人坐地诵经祈福。在神圣悠扬的诵经声里，孩子伴随着阵阵啼哭来到人世，从此沐浴在哈休的天空下。

三

在阿尔莫克莎民居博物馆门前留影，是每一个来访者都喜欢做的事。这看起来歪歪斜斜极不规则的石墙透出岁月的沧桑，比石墙更沧桑的是无比斑驳的木门，门楣上密密麻麻布满小虫子钻过的小洞，木门的表面裂纹清晰。数百年过去了，木门还在，门

后的主人换了一拨接一拨。这雄伟的石碉楼里到底发生过多少动人的故事，不禁令人浮想联翩。

馆长三郎热单是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小伙子，喜欢读书喜欢摄影，清瘦高挑的个子，长得也俊朗，有一股文艺范儿的气质。他是一个有想法有追求的年轻人，阿尔莫克莎民居博物馆就是在他的努力下建立起来的。这栋高大威仪的碉楼在岁月的风雨中屹立了数百年，是目前保存较为完好的藏式石碉房，其独具特色的建筑风格吸引了众多慕名而来的游客。

三郎热单对我说：“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留在故乡，守住阿尔莫克莎民居博物馆，让更多游客关注我们哈休村，让自己的家乡发展起来，让更多的乡亲们返乡就业。我希望凭自己的能力养活老房子，让老房子来养活老房子，也养活自己。”

我想，终有一天，随着旅游业不断发展兴旺，三郎热单朴素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。

上图为藏式碉楼。

王晓晖摄

左图为游客在阿尔莫克莎民居博物馆门前合影。

王庆九摄

又到哈休。哈休是一个村庄，紧邻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沙尔宗乡。这个藏在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只有95户人家328人，是名副其实的袖珍村落。

一

哈休的声名远扬源于哈休遗址，它是四川地区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



在左舷遇见东极

程文涛文/图

去东极的船上，为了看风景，我特意选择了左舷靠窗的位置。这个季节，最想邂逅那温柔的阳光，还有期待中的那抹海蓝。

从湖北老家到浙江舟山读书工作前，我没见过大海，但脑子里总会有个浪漫的构想：蓝天如绸，海浪悠扬，细沙如金的海滩上有人相伴，笑声如铃……当我来到岛城舟山，见过真正的海水后，便开始感叹自然的原动力——纳得百川，容得万物，厚重而深沉的，那就是大海。但我见到的海水，因为三江汇流，群岛星罗棋布，并没有想象中的无垠和蔚蓝。

于是计划了一次小岛旅行，在舟山群岛中选择了东极岛。东极岛位于舟山群岛东侧，岛屿四周海天辽阔，天是蓝的，

海是蓝的，满目的蓝让我久久不能平静，似乎要融化在这一片色彩中。看到一个年轻的身影在海边崖壁上行走，我内心的那股劲儿也被彻底激发了出来。于是，我对着无边大海尽情地呐喊起来。海滩边的歌声、笑声、浪涛声，着实让我和同伴们“醉”在了东极。月明星高的晚上，海潮肆意地拍打着石壁，淹没了我们白天留下欢笑的地方。

第二天起了个大早。从小岛民宿的窗口看出去，海面上雾气氤氲，初升的旭日如同一个蛋黄。

整座岛屿保持着原汁原味的渔村风貌，极具特色的石屋错落分布。出门闲逛，路过好几处地方，都有游客簇拥在一起拍照。晨雾中的海，似乎变得更温柔，晨雾中的岛，似乎就漂浮在海

上。与来时的激动相比，此时的心情格外平静，也多了一丝贪婪，想把眼前的景色全部装入脑海，哪怕是渔网下一个粗糙的浮筒，一个留在沙滩上的脚印，或是石壁上一条青黄相间的裂纹……渔村老屋的墙壁上，爬满了绿色的藤蔓，狭窄的小巷中满是海苔的味道。一条挂着铃铛的狗，走过画满渔民画的石墙，阳光透过晾晒的渔网，在地上映照出形态各异的格子。偶遇一位老渔民，拿出艺术范儿十足的海星标本，给我们讲起东极岛上的故事。

这天风和日丽，暖阳普照，我终究没能捕捉到“惊涛拍岸”的镜头。我的相机里，多了些平静得如蓝色绸缎般的大海，多了些海边安静立立的垂钓者，多了些纵横有致的海上养殖场，也多了些芦苇丛中的夕阳落日。

回程的船上，波光烁金，让左舷外的大海更加通透。许多人和我一样凭栏远眺，看船头犁开的金色浪花扑腾开去，然后融入人海的蓝色之中。如同一头诱人的金发，在海天间漫漫飘荡。图为舟山东极岛风光。



鹤舞君山

杨志宏

远看，仿佛一大片雪，飞舞在乍暖还寒的洞庭湖春风里。雪还能窃窃私语？声音婉转，似歌如曲。脚下沙沙作响，仿佛踏着卵石，或泛青的芦根。“看，那一群一群的白鹤，怕是有几百只呢，天气暖和了，它们该离开君山岛打道回府了，可它们舍不得北飞呢！”向导怀玉伯笑眯眯地说。轻轻向前移步，那群白鹤并不惊慌，也没有振翼高飞，而是曲颈朝我们张望，亮闪闪的小眼睛，尖尖的长喙，纤细如黄麻秆的双腿，在湿地上翩翩起舞。一只头顶上泛着红光的鹤，忽然展开两扇镰刀似的翅膀，爪儿一蹬，鸣叫着，如孩童似的欢喜，腾空而起，轻盈优雅。转眼间，融进了湖畔流光溢彩的油菜花海。

石径小道，曲直有致，透过山茶树梢，看远方湖面船来棹往。走着走着，前方竹海深处，桃花耀眼，梨花晶莹，又一群白鹤映入眼帘，恰似朵朵白云，悠然飞舞。“老伯，在咱们君

山岛上，还真不是不少白鹤啊！”不知谁感慨了一句。

老伯听了，沉下了一脸的微笑，回头对我们说：“走，我带你们去看一个地方。”翻过一个橘树遍布的小丘陵，只见一望无际的防浪林旁边，立着一块约三米高的花岗岩石碑，上面刻着四个颜体大字“爱鹤在心”。他走上前去，抚了抚碑上的纤尘，转身告诉我们，就在石碑的后面，那微微隆起的土丘下，埋藏着许多白鹤、天鹅和大雁的遗骨。

老伯说，如果你们是十年前来自君山岛，可就没有这样的好福了，那时水污染严重，捕杀这些珍禽的人也多。白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，极有灵性，也有记忆。寒冬雁南飞，它们在君山岛的上空，飞呀飞呀，就是不敢落脚。

他将鸟窝上的杂草拔去，拍拍手上的湿土说，记得当年我在湖边画画写生，在草滩上发现了一只精疲力竭

的白鹤，它目不转睛盯着我，眼神中既渴望求生又惊恐万状。我连忙给它喂上几块碎馒头，还有温水，一会儿它缓过了点劲，全身慢慢温暖起来。我脱下外衣想包住它暖和暖和，忽然，白鹤挣扎着，摇摇晃晃站起来，用尽全力，扑楞楞飞走了，好像要逃离人们的猎枪和铁鸟夹一样。

说罢，老伯好一阵沉默，望着远方的天空，像是在寻找那只远去的白鹤。湖水拍打着岸石，哗哗作响。我走上前，拍了拍他的肩，发现他的眼睛竟然湿润了，双手有些颤抖。稍后，他转身对我们笑了笑：“这都过去了，人老了，就是爱怀旧。”正说着，又一群白鹤和天鹅飞过，贴着湖面，咯咯、咕咕。

老伯告诉我们，这些年来，当地政府给珍稀动物保护划出了红线，对捕杀白鹤等珍稀动物的行为坚持“零容忍”，不仅是白鹤，灰鹤、天鹅、大雁都陆续飞回来了，安全落脚君山岛。“这些候鸟加起来有近万只，几十年都没有看见的江豚、麋鹿也有了。今天要是你们运气好，准能看见江豚浪里跳，麋鹿林中奔呢！”老伯说。

此时，湖面游来十几只家鹅，它们壮硕的身体和纤巧的白鹤形成了鲜明对比。白鹤在它们身边降落，靠近，对视，宛若老友碰面一般，相互嬉戏。“太神奇了！”同行的老张忙取出相机，咔嚓咔嚓，抓拍这难得的一幕，“第一次拍摄到白鹤和家鹅的同框照片，感谢老伯啊！”

老伯笑道，这不算稀罕，我常常看见。前年我从中学美术老师岗位上退休，报名参加了区里的保护生态环境志愿者协会，每天都要来湖边巡查巡查，这些白鹤、天鹅也和我熟悉了，就是走到它们身边，也不会惊扰它们。有时候，我还准备一些干馒头渣、小鱼小虾什么的，喂一喂它们呢。走，咱们上君山岛的最高峰哦哦兵山看看，那儿能看到更多的白鹤！不一会儿，我们便登上了哦哦兵山山顶，极目望去，全岛72座青峰尽收眼底。看群峰横黛，听碧波澎湃，赏白鹤翔集，耳边不由响起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绝妙诗赞，“遥望洞庭山水翠，白银盘里一青螺”。

图为位于洞庭湖区的黄盖湖，白鹤与家鹅在嬉戏。

张诚高摄

春行龙栖湿地

商瑞娟



了。不同于南方的湖泊，它其实是由几片天然的湿地连接而成，与沼泽和生态林相映成趣。冰封了一冬的湖水，在煦暖的春风里欢蹦乱跳，漾漾的，像稚气未脱的孩童，一会调皮地与湖面的野鸭嬉戏玩耍，一会又任性地拍打起湖边的芦苇。

春阳则表现得遮遮掩掩。只有当你十二分投入时，才能体会那种被目光注视的感觉，这就是春天的太阳。明朗朗的眸子，左顾右盼。其实，中意的人就在湖中曲折的木栈道上。一不小心，四目相对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

春的光焰交舞着变换，难道真正的主角才要亮相？看！哪里

区、湿地涵养区、森林休闲区、龙脉观光带和企业园，形成了集休闲旅游、湿地科普、拓展体验、文化寻古于一体的综合性湿地公园。

这是一方生态宜居的福地，草肥水美，林茂田丰；这是一条河与一方沃土的和谐共生，景美境幽，文深趣浓。河滩里的藕池、鱼塘、果园和桑田，都被春姑娘唤醒了；咏叹那沧海桑田的长歌，唱出了天翻地覆的巨变。这片大地上最蓬勃的生机，最活泼的希望，都在这一抹碧绿的春之序里了。

图为龙栖湿地公园一角。
李亚男摄（人民视觉）